

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還

詩曰：

治世咸誇禮法先，誰知禮法有時愆。
李膺破柱方稱智，張儉投門不算賢。
木附草依須著鬼，鷹拿雀捉豈非仙？
始知為國經常外，御變觀通別有權。

話說鐵御史依了鐵公子，上疏請旨自捕。在獄中候不得兩日，早頒下一道密旨到獄中來。鐵御史接著，暗暗開看，見是準了他的本，命他自捕，滿心歡喜；因排起香案來，謝過了聖旨，仍舊將聖旨封好，不許人見。因自想道：「聖旨雖準，祇愁捉不出人來，卻將奈何？」就與鐵公子商量，要出獄往捕。鐵公子道：「大人且慢！大人一出獄，招搖耳目，要驚動了大夫侯，使他提防。莫若大人再少坐片時，待孩兒悄悄出去，打開了養閑堂，捉出了韓願妻女，報知大人，然後大人飛馬來宣旨拿人，方萬全也。」鐵御史點頭道是。因將密旨藏好，又囑獄官勿言，暗暗吩咐鐵公子道：「此行務要小心！」

鐵公子領命，即悄悄走回私衙，與母親說知，又叫母親取出少時用的銅鎚來。原來鐵公子十一二歲之時，即有膂力，好使器械，曾將熟銅打就一柄銅鎚，重二十餘斤，時時舞弄玩耍，鐵御史進京做官，恐他在家耍錘，惹出事來，故此石夫人收了牠的，帶到京中。鐵公子不敢有違親命，祇得罷了。今日石夫人忽聽見討取，因驚問道：「前日你父親一向不許你用，今日為何又要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此去探入虎穴，不帶去無以防身。」石夫人見說得有理，便不拗他，因叫人取了出來付與他，因囑咐道：「但好防身，不可惹事！」鐵公子應諾，又叫人暗暗傳乎了一二十個能事的衙役，遠遠跟隨，以備使喚。又呼人取酒來飲，飲到半酣，卻換了一身武服，暗帶銅鎚，裝束得天神相似，外面仍罩儒衣，騎了一匹白馬，祇叫一人跟隨，竟暗暗出齊化門來，並不使一人知覺。

出了城門，放開轡頭，霎時間就望見了一所大宅院，橫於道左，高瓦飛甍，十分富麗。鐵公子心知是了，遂遠遠下了馬，叫小丹牽著，自卻慢慢踱到面前。細細一看，祇見兩邊是兩座牌坊，那牌坊上皆有四字，一邊乃是「功高北闕」，一邊是「威鎮南天」。牌坊中間，卻是三個虎座門樓，門樓上面中間直立著一匾，匾上寫「欽賜養閑」四個大金字。門樓下三座門，俱緊緊閉著。鐵公子看了一回，見沒有人出入，心下想道：「此正門不開，側首定有旁門出入。」因沿著一帶高牆，轉過一條橫街，半腰中果有一座小小門樓，兩扇朱門，卻也閉著，門上鎖著一把大鎖，又十字交貼著大夫侯的兩張封皮，細細一看，封皮雖在上面，卻是時常啟開折斷了的。門雖閉著，卻露條亮縫，內裏不曾上栓。門旁粉壁上，又貼著一張告示，字有碗大，上寫：「大夫侯示：此係朝廷欽賜禁地，官民人等，俱不得至此窺探，取罪不小！特示。」門樓兩旁，有兩間門房，許多人在內看守。

鐵公子看在眼裏，也不去驚動他，急回身走到小丹牽馬的所在，將儒衣脫去，露出一身武裝，手提銅鎚，翻身上馬，因吩咐小丹道：「你可招呼眾捕役即便趕來，緊緊伺候，倘捉了人，即可飛馬報知老爺，請他快來！」小丹應了。然後一轡頭跑到門樓前，跳下馬來，手執銅鎚，大聲叫道：「奉聖旨要見大夫侯，快去通報！」門房中忙走出四五個頭頂大帽、身穿絹衣的家人來，一時摸不著頭路，慌慌張張答應道：「老爺在府中，不在此處。」鐵公子大喝一聲道：「胡說！府中人明明俱說在此，你這班該死的奴才，怎敢隱瞞，違背聖旨，都要拿去砍頭！」嚇得眾家人面面相覷，倉卒中答應不來。鐵公子又大聲叫道：「還不快快開門，祇管挨死怎麼！」內中一個老家人，見嚷得慌，祇得大著膽子回說道：「公侯人家，老爺不在此，誰敢開門？就是開了門，此係朝廷欽賜的禁地，爺也不敢進去！」鐵公子聽了，大怒道：「奉聖旨拿人，怎麼不敢進去？你不開，等我自開！」因走近前，舉起銅鎚，照著大鎖上祇一錘，「豁啣」一聲響，早已將大鎖打在地下，那兩扇門便「豁喇喇」自開了。鐵公子見門開，大踏步徑往裏走，眾家人看見鐵公子勢頭勇猛，誰敢攔阻！祇亂嚷道：「不好了！」都跑進去報信。

原來大夫侯因一時高興，將韓願女兒搶了來家，也祇道窮秀才沒處伸冤，不期撞見鐵御史作對頭，上疏參論，又不料聖旨準了，著刑部審問，一時急了，沒擺布，祇得將韓願夫妻一並搶來，藏在養閑堂內，以絕其跡，卻上疏胡賴。初時還祇怕有人知覺，要調移巢穴，後見刑部用情，不肯出力追，反將鐵英拿下了獄，便十分安心，不復他慮。祇怕這韓氏女子尋死覓活，性烈難犯，又恐韓願夫妻論長論短，不肯順從。每日備酒禮相求，韓願一味執拗。這日急了，正坐在養閑堂，教人將韓願洗剝了捆起來，用刑拷打，要他依允。因說道：「你雖是個秀才，今既被捉了來，要你死，當死一雞一狗，那裏去伸冤？」韓願道：「士雖可殺，祇怕天理難欺，王法不漏，那時悔之晚矣，老大人還須三思！」大夫侯道：「你既要我三思，你何不自付員？你一個窮秀才的女兒，與我公侯為妾，也不為玷辱於你。你若順從了，明日錦衣玉食，受用不盡，豈不勝似喫淡飯黃齋？」韓願道：「生員雖貧士札，野語云：『寧為雞口，勿為牛後。』豈有聖門弟子，貪執袴之膏粱，而亂朝廷之名教者乎？」

大夫侯聽了，勃然大怒，正吩咐家人著實加刑，忽管門的四五個人一齊亂跑進來，亂嚷道：「老爺，不好了！外面一個少年武將，手執一柄銅鎚，口稱奉聖旨拿人，小的們不肯放他進來，他竟一錘將門鎖打落，闖了進來。不知是甚麼人？如今將到廳了，老爺急須準備！」大夫侯聽見，驚得呆了，正東西顧盼，打算走入後堂，鐵公子早已大踏步趕到堂前，看見大夫侯立在上面，即拱手道：「賢侯請了！奉旨有事商量，為何抗旨不容相見？」大夫侯見躲避不及，祇得下堂迎著說：「既有聖旨，何不先使人通知，以便排香案迎接？怎來得這樣鹵莽？」鐵公子道：「聖旨秘緊緊急，豈容漏泄遲緩？」因迎上一步，右手持錘，左手將大夫侯一把緊緊捉住道：「請問賢侯：此乃朝廷欽賜養閑禁地，又不是有司衙門，這階下洗剝受刑的，卻是甚人？」大夫侯欲藏匿韓願，心先著急，及聽見人來，口口聖旨，愈驚得呆了。要脫身走，又被來人捉住，祇得硬著膽答應道：「此乃自治家人，何關朝廷禮法？既有旨議事……」因叫家人帶過。

鐵公子攔住，正要再問，韓願早在階下喊叫道：「生員韓願，不是家人，被陷於此，求將軍救命！」鐵公子聽說是韓願，心先安了，佯驚問道：「你既是生員韓願，朝廷著刑部四處拿你，為何卻躲在這裏？背旨藏匿，罪不容於死矣！」此時小丹已趕到，鐵公子將嘴一努，小丹會意，忙跑出門外，一面招集眾衙役擁入，一面即飛馬去報鐵御史。

鐵公子見眾衙役已到，因用銅鎚指著韓願道：「此是朝廷欽犯，可好好帶起！」因問韓願道：「你既稱名韓願，就請到刑部。」

部去對理，為何卻躲避在此，私自認親？」韓願聽了大哭道：「生員自小女被惡侯搶劫，叩天無路，逢人哭訴，尚恐不聽，既刑部拘審，安肯躲避？無奈貧儒柔弱，孤立無援，忽被豪奴數十人，如虎驅羊，竟將生員夫妻捉到此處。沉冤海底，日遭極楚，勒逼成親，已是死在旦夕。何幸得遇將軍，從天而下，救援殘生，重見天日。此係身遭坑陷，誰與他結親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據你說來，你的妻女已在此了？」韓願道：「怎麼不在？老妻屈氏，現拘禁在後廳廂房中；小女湘絃聞知秘在內樓閣上，朝夕尋死，如今不知是人是鬼？」鐵公子聽了大怒，因指揮眾捕役，押韓願入內拿人。

大夫侯見事已敗露，自料不能脫身，又見眾捕役往內要走，萬分著急，祇得拚著性命，指著鐵公子道：「這裏乃是朝廷欽賜的宅第，我又忝為公侯，就有甚不公不法的事，也要請旨定奪。你是甚麼人，怎敢手執銅錘，擅自打落門鎖，闖入禁堂，凌辱公侯？你自己的罪名，也當不起，怎麼還要管他人的閑事？」因反過手來，也要將鐵公子扭住，卻又扯不住，因叫家人道：「快與我拿下！」

此時，眾家人聞知主人被捉，都紛紛趕來救護，擠了一堂。因見鐵公子執銅錘，捉住主人，十分勇猛，不敢上前。今見主人吩咐拿人，有幾個大膽的，就走上前來拿。鐵公子急罵道：「該死的奴才，你拿那個！」因換一換手，將大夫侯攔腰一把，提將起來，照眾家人祇一掃，手勢來得重，眾家人被掃著的，都跌跌倒倒了。大夫侯年已四十之人，身手又被酒色淘虛，況從來嬌養，那裏禁得這一提一掃！及至放下，已頭暈眼花，喘做一團，祇叫「莫動手！莫動手！」

原來大夫侯有一班相厚的侯伯，有人報知此信，都趕了來探問。及見鐵公子扯的大夫侯狼狽狼狽，因上前解勸道：「老先生請息怒，有事還求商量，莫要動粗，傷了勳爵的體面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他乃欺君的賊子，名教的罪人，死且尚有餘辜，甚麼勳爵！甚麼體面！」眾侯伯道：「沙老先生就有甚驚驚不飭處，也須明正其罪，朝廷從無此拳足相加之法受。」鐵公子道：「諸公論經亦當達權，虎穴除凶，又當別論！孤身犯難，不可嘗言。」眾侯伯道：「老先生英雄作用，固不可測。且請問今日之舉，還是大俠報讎，還是代削不平耶？必有所為，請見教了，也可商量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俱非也。但奉聖上密旨拿人耳！」眾侯伯道：「既奉密旨，何不請出來宣讀，免人疑惑？」鐵公子道：「要宣讀也不難，可快排下香案。」眾侯伯就分咐打點，大夫侯喘定了，又見眾侯伯人多膽壯，因又說道：「列位老先生，勿要聽他胡講；他又不是有司捕役，他又不是朝廷校尉，如何得奉聖旨？他不過是韓願私黨，假稱聖旨，虛裝虎勢，要騙出人。但他來便來了，若無聖旨，擅闖禁地，毆打勳位，其罪不小，實是放他不得，全仗諸公助我一臂！」又分咐家人：「快報府縣，說強人白晝劫殺，若不護救，明日罪有所歸！」眾侯伯見大夫侯如此說，也就信了。因對著鐵公子道：「大凡豪強劫奪之事，多在鄉僻之地，昏黑之時，加於村富之家，便可僥倖。他乃公侯之家，又在輦轂之下，況當白晝之時，如何僥倖得來！兄此來也覺太強橫了些。若果有聖旨，不妨開讀；儻係謊詞，定獲重罪。莫若說出真情，報出真名，快快低首階前，待我等與你消釋，或者還可苟全性命。若恃強力，全憑唬嚇，希圖逃走，怕你身入重地，插翅難飛去！」鐵公子微笑一笑說道：「我要去亦何難，但此時尚早，且待宣讀了聖旨，拿全了人犯，再去也不遲！」眾侯伯道：「既有聖旨，何不早宣？」鐵公子道：「但我隻身，他黨羽如此之眾，倘宣了旨意，他恃強作變，豈不費力！他既報府縣，且待府縣來時宣讀，便無意外之虞矣！」眾侯伯道：「這倒說得有理。」一面又著家人去催府縣。

不一時，大興縣知縣早來了，看見這般光景，也決斷不出。又不多時，順天府推官也來了。眾侯伯迎著，訴說其事。推官道：「真假一時也難辨，祇看有聖旨沒聖旨，便可立決矣。」因吩咐排香案。不一時，堂中間焚香點燭，推官因對鐵公子說道：「尊兄既奉聖旨拿人，且對眾宣讀，以便就縛，若祇這般扭結，殊非法紀！」

鐵公子正要對答，忽左右來報：「鐵御史老爺門前下馬了！」大夫侯突然聽見，吃了一驚道：「他系在獄中，幾時出來的？」說還未完，祇見鐵御史兩手拜著一個黃包袱，昂昂然走上堂來，恰好香案端上，就在香案上將黃包袱展開，取出聖旨，執在手中。鐵公子看見，忙將大夫侯捉到香案前跪下，又叫眾捕役將韓願帶在階下俯伏，對眾說道：「犯侯沙利，抗旨不出。請宣過聖旨，入內搜捉！」鐵御史看見眾侯伯並推官、知縣，都在這裏，因看著推官說道：「賢節推來得正好，請上堂來，聖上有一道嚴旨，煩為一宣。」推官不敢推辭，忙走到堂上接了。鐵御史隨走到香案，與大夫侯一同跪下。推官因朗宣聖旨道：

據御史鐵英所奏，大夫侯沙利搶劫被害韓願，並韓願妻女，既係實有其人，刑臣何緝獲不到？既著鐵英自捉，不論禁地，聽其搜緝。如若捉獲，著刑部嚴審回奏。限三日無獲，即係欺君，從重論罪。欽此！

推官讀完了聖旨，鐵御史謝過恩，忙立起身，欲與眾侯伯相見。不欺眾侯伯聽見宣讀聖旨，知道大夫侯事已敗露，竟走一個乾淨。許多家人也都漸漸躲了，惟推官、知縣過來參見。大夫侯到此田地，無可奈何，祇得站起身，向鐵御史深深作揖道：「學生有罪，萬望老先生周旋！」鐵御史道：「我學生原不深求，祇要辨明不是欺君便了。今韓願既已在此，又供出他妻女在內，料難再匿，莫若叫出來，免得人搜。」大夫侯道：「韓願係其自來，妻女實不在此。」鐵御史道：「老先生既說不在此，我學生怎敢執言在此，祇得遵旨一搜，便見明白。」就吩咐鐵公子帶眾捕役，押韓願入內去搜，大夫侯要攔阻，那裏攔阻得住。

原來此廳係是宅房，並無家眷在內。眾人走到內廳，早聞得隱隱哭聲，韓願因大聲叫道：「我兒不消哭了，如今已有聖旨拿人，得見明白了，快快出來！」祇見廳旁廂房內，韓願的妻子屈氏聽見了，早接應道：「我在此，快先來救我！」眾人趕到門前，門都是鎖的。鐵公子又是一錘，將門打開，屈氏方蓬著頭走出來，竟往裏走，口裏哭著道：「祇怕我兒威逼死了！」韓願道：「不曾死，方纔還哭哩！」屈氏奔到樓內閣上，祇見女兒聽得父親在外吆喝，急要下樓出來，卻被三四個丫鬟、僕婦攔住不放，屈氏忙叫道：「奉聖旨拿人，誰敢攔阻！」丫鬟、僕婦方纔放鬆。屈氏看見房中錦繡珠玉堆滿，都推開一邊，單拿了一個素包頭，替女兒包在頭上，遮了散髮與半面，扶了下來，恰好韓願接著，同鐵公子並眾捕役，一同領了下來。到了前堂，韓願就帶妻女跪在鐵御史面前，拜謝不已道：「生員並妻女三條性命，皆賴大宗師保全，真是萬代陰功！」鐵御史道：「你不消謝我，這是朝廷的聖恩，然事在刑部勳臣，本院尚不知如何。」因對著大興知縣說道：「他三人係特旨欽犯，今雖有捕役解送，但恐猶有疏虞，煩賢大尹押到刑部，交付明白，庶無他變。」知縣領命，隨令眾捕役將韓願並妻女三人帶去。鐵御史然後指著大夫侯對推官說道：「沙老先生乃勳爵貴臣，不敢輕褻，敢煩賢節推相陪，送至法司。本院原系縲臣，自當還獄待罪。」說罷，即起身帶著鐵公子出門上馬而去。正是：

敢探虎穴英雄勇，巧識孤蹤智士謀。

迎得蚌珠還合浦，千秋又一許虞侯。

鐵御史去後，大夫侯款待推官，急託權貴親友，私行賄賂，到刑部與內閣去打點，希圖脫罪，不顯。

卻說鐵御史歸到獄中，即將在大夫侯養閑堂搜出韓願妻女三人，押送法司審究之事，細細寫了一本，頓時奏上。到次早，批下旨來，道：

鐵英既於養閑堂禁地搜出韓願並其妻女，則不獨心跡無欺，且參劾有實。著出獄暫供舊職，候刑部審究定案，再加陞賞。欽此。鐵御史得了旨，方謝恩出獄。回到私衙，鐵公子迎著，夫妻父子歡然不題。

卻說刑部雖受了大夫侯的囑託，卻因本院捉人不出，涉於用情，不敢再行庇護，又被韓願妻女三人口口咬定，搶劫情真，無處出脫，祇得據實定罪，上疏奏聞，但於疏末回護數語道：「但念沙利年登不惑，麟趾念切，故淑女情深；且劫歸之後，但以禮求，並未苟犯。倘念功臣之後，或有一線可原，然恩威出自上裁，非臣下所敢專主。謹具疏奏請定奪，不勝待命之至。」過兩日，聖旨下了，批說道：

大夫侯沙利，身享高爵重位，不思修身御下，乃逞豪橫，劫奪生員韓願已受生員韋佩聘定之女為妾，已非禮法；及為御史鐵英彈劾，又不悔過首罪，反捉韓願夫妻，藏匿欽賜禁堂，轉詆鐵英為妄奏，其欺誑奸詐，罪莫大焉。據刑臣斷案，本當奪爵賜死，姑念先臣勛烈，不忍加刑，著幽閉養閑堂三年，以代流戍；其俸米撥一年給韓願，以償搶劫散亡。韓女湘弦，既守貞未經苟合，當著韋佩擇吉成親。韓願敦守名教，至死不屈，為儒無愧，著準貢教授，庶不負所學。鐵英據實奏劾，不避權貴，骨鯁可嘉，又能窮奸虎穴，大有氣節，著陞都察院掌堂。刑臣緝督詢情，罰俸三月。欽此！

自聖旨下後，滿城皆相傳鐵公子打入養閑堂，救出韓湘弦之事，以為奇人，以為大俠，爭欲識其面，拜訪請交者，朝夕不絕。韓願蒙恩選職，韋佩奉旨成婚，皆鐵公子之力，感之不啻父母，敬之不啻神明。惟鐵御史反以為優，每對鐵公子道：「天道最忌滿盈，禍福每相倚伏。我前日遭誣下獄，禍已不測，後邀聖恩，反加遷轉，可謂僥倖矣。然奸侯由此幽閉，豈能忘情？況你捉臂把胸，凌辱已甚，未免虎視眈眈，思為報復。我為臣子，此身已付朝廷，生死禍福，無可辭矣。你東西南北，得以自由，何必履此危地？況聲名漸高，交結漸廣，皆招惹是非之端。莫若借遊學之名，遠遠避去，如神龍之見其首，不見其尾，使人莫測，此知機所以為神也。」

鐵公子道：「孩兒懶於酬應，正有此意。但慮大人職盡言路，動與人讎，孤立於此，不能放心。」鐵御史道：「我清廉自飭，直道而行，今幸又為聖天子所嘉，擢此高居，既有小讒，料無大禍，汝不須在念。汝若此去，還須勤修儒業，以聖賢為宗，切不可恃肝膽血氣，流入遊俠。」鐵公子再拜於地道：「謹受大人家教。」自此又過了兩三日，見來訪者愈多，因收拾行李，拜辭父母，帶了小丹，徑回家中而去。正是：

來若為思親，去疑因避禍。

倘問去來緣，老天未說破。

鐵公子到了家中，不期大名府也盡知鐵公子打入養閑堂，救出韓湘弦之事，又見鐵御史陞了都察院，不獨親友殷勤，連府縣也十分尊仰。鐵公子因想道：「若終日如此，又不若在京中，得居父母膝下。還是遵父命，借遊學之名，遠遠避去為是。」在家暫住了月餘，遂將家務交付家人，收拾行李資斧，祇帶小丹一人出門遊學。

祇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風流義氣冤難解，名教相思害殺人。

鐵公子遊學，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